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　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一九二八年日軍侵占济南的回忆……賀貴严遺稿(1

关於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梅汝璈(16)

短稿十篇

郭松龄反奉側記……廖安邦(37)

蔣介石串通日本海軍帮助刘湘运軍用品的經过……范崇实(39

石友三发动反张学良战爭的如是我聞……蕭　劳(41)

冀察特殊化前宋哲元和蔣介石的勾心斗角……王式九(42)

韓复榘醞酿"山东独立"未遂的經过……韓多峯(46)

七七事变前夕的"新鴻門宴"……董升堂(51)

关于蔣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見聞……麦朝樞(53)

郭泰祺被蔣介石免职的内幕……楊玉清(53)

岡村宁次与孙良誠的一次談話……周永业(57)

日寇投降后岡村宁次的一个反共建議……龐鏡塘(58)

我所知道的戴笠……沈　醉(61)

China

戴笠之离开黄埔……粟　鼎（170）

附　　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两年工作总结报告 ……（211）

附注

对«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六五页、第四十八辑二五〇页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八页、第三十七辑二三九页

对《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七、二四九、二五一、二五三页，第三十七辑二三八、二四一页，第五十五辑一九一页

China

一九二八年日軍侵占济南的回忆

賀貴嚴遺稿

-- 日本軍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及出兵济南和国民党軍北伐的作战部署

当一九二八年春国民党北伐軍进軍山东的时候，日本軍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向我国济南发动了武装侵略。这是日本第二次出兵了。第一次出兵，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間。那时正是日本軍国主义头目田中义一組成的侵华内閣当政。他們看到蔣介石統率大軍由南京渡江北伐，便立即出兵山东，也曾侵入了济南。不过那次蔣介石因武汉政府的张发奎将軍要东征，南京受到威胁，乃将进占徐海各軍急剧南撤。因此，日本侵略軍到济南扑了一个空。但田中內閣对我国的侵略是有其深远的阴謀的。在那次出兵的同时，曾由日本外务省召开了所謂"东方会議"，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权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負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滿、蒙脫离中国而独立。这就是田中的所謂积极政策。狂妄的"田中奏折"，也是在这时向日本天皇提出的。为了保証这一侵略政策的貫彻执行，田中內閣还对其国內反对侵华的进步人士实行了野蛮的鎮压，被迫害的达千人以上，其中被扣押的达三百余人。

日本軍国主义的第二次入侵济南与第一次不同。它是看到北

China

伐軍从鲁南向北全面推进，迫使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残部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才急急忙忙地发动起来的。日本内閣最初决定派第六师团全部进犯济南。但因出动整个师团运輸不易，乃改变計划，派該师团的斋籐旅团为先遣队，以便迅速侵入济南。后来看到北伐軍势如破竹，恐怕先遣队也不能按时赶到目的地，才又决定由駐天津的日軍中派遣一个中队，由小泉中佐率領向济南急进。这支侵略軍于四月二十一日到达；斋籐旅团到四月二十六日才到济南。他們見北伐軍到了泰安，必須迅速控制济南，就在济南商埠大馬路、二馬路和緯一路、緯二路之間划成东守备区，在二馬路、六馬路和緯六路、緯十路之間划成西守备区。各个守备区都在街道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設置活动电网，日軍守兵則实弹瞄准馬路上向他接近的中国人，不問你是軍人还是老百姓。这表明他們已完成了商埠的占領。至其第六师团的主力，即由福田师团长率領，从龙山徒步行軍，也于五月二日上午十一时赶到了济南。他們以为我北伐軍如无对日作战决心，只要发动一次小規模的攻势就能实現其侵略野心，故于五月三日向北伐軍駐在商埠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企图一举而赶走这些部队，威胁国民党放弃北伐計划，以实現其控制华北的罪恶目的。当然，他們是有充分作战准备的。在福田师团入侵济南的同时，他們就完成了名古屋第三师团的动員，并作好了战时編組，如济南事件发展成为正式的中日战爭，那末，他們就会源源出动其侵略軍的。

原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恢复蔣介石国民革命軍总司令职权，继續北伐。接着就把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軍和与国民党建立联系的各軍編成四个集团軍。蔣介石兼任第一集团軍总司令，馮玉祥任第二集团軍总司令，閻錫山任第三集团軍总司令，李宗仁任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集团軍总司令。各个集团軍都是由其自己原来所率領的部队編成。第一集团軍計分为四个軍团和一个預备軍：第一軍团由刘峙的第一軍、顧祝同的第九軍、繆培南的第四軍編成，以刘峙兼任总指揮；第二軍团以陈焯的第二十六軍、范熙績的第三十七軍和另一部队編成，以陈調元任总指揮；第三軍团以张克瑤的第二十三軍、我（作者原名耀組）的第四十軍和夏斗寅的新二十七軍編成，由我兼任总指揮；第四軍团以阮玄武的第三十四軍、鮑剛的第四十一軍、馬文德的第四十二軍与一騎兵旅編成，以方振武任总指揮；駐在江西的第三軍王均部編为总預备軍，以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揮，但朱培德始終未就前敌总指揮职，后来只有朱世勳的第八师到了前綫。

蔣介石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从南京到徐州搞了一幕所謂誓师大会。三月底蔣再度到徐州部署軍事，向张宗昌、孙传芳等部北洋軍发动了全面攻击。这次的作战部署是这样：第一軍团位于台儿庄、韓庄之綫，向枣庄、临城、兗州之敌攻击前进；第二軍团位于台儿庄（不包含）以东，向沂水之敌攻击前进；第三軍团位于沛县、丰县之綫，向魚台、济宁之敌攻击前进；第四軍团位于碭山、单县、归德，向金乡、济宁之敌攻击前进。

第一集团軍各軍团于四月十日开始向各自的目标进攻。除了第三軍团曾在魚台地区与孙传芳部发生激战，以致在北伐战爭中以勇敢著称的龔寀师长不幸战死外，其余各軍团的对敌攻击都很順利，特别是第一軍团正面之敌系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已經不堪一击。还因为从馮玉祥部借来了一列鉄甲車开路，迫使张宗昌在津浦鉄道上活动的白俄鉄甲車队抬不起头来，从而一往直前，簡直看不到敌人的踪影。故各軍都于四月二十日前后到达兗州—济

宁之綫。經过短时休整，继續前进。第三軍团系于四月二十二日自济宁与津浦鉄路平行向北追击，通过泰山山脉各隘路驅逐穆柯寨、白馬寺之敌而进入黄河南岸平原地区。在此期間，粮食缺乏，軍行較緩。占領穆柯寨以后，我即派遣陶峙岳师长率所部第四十軍第三师为追击队，携带干粮輕装前进。沿途沒有遇到敌人，于四月三十日夜間到达济南附近，五月一日清晨进入济南城。第四軍团由方振武亲率第四十一軍和騎兵旅經汶上、肥城向济南挺进，亦于五月一日进入济南。当夜入城部队駐地如下：第一、第九两軍駐城內；第四軍初駐商埠，后又移駐新庄兵营；第二軍团駐济南东面的辛店以东；方振武部四十一軍第九十一师駐城內，第九十二、九十三两师則与四十軍第三师同駐商埠；方部第三十四軍阮玄武部則駐新庄兵营。

我的第三軍团主力，于五月一日午前到达距济南西南十几公里之党家庄。当时我判断济南既有日軍盘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軍必須有作战准备，也就是我軍与敌人之間，必須保持必要的距离。因此，决定即在党家庄附近設营。随即派参謀长謝履和所轄各部队联系，保持待机作战态势。我为了深入了解济南日軍动态，并視察第四十軍第三师的实际情形，于午后率領参謀、副官及卫队数人，亲赴济南。日軍在各重要交通路口堆积沙包，下有枪眼，上有帽堡，架着机关枪，掩体前布有活动鉄絲网，日軍在胸墻內作瞄准姿势，其步哨則放出距工事綫数十米或百米不等。我当时已意識到：日軍的这种态势，在軍事意义上說，它已經占領了济南。中日两軍的冲突势难避免。为了使我自己的部队处于有利地位，即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命令第四十軍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王棱膺所属两个营，迅速从紧靠日軍的緯一路、緯二路附近駐地轉移到商埠

西端該师师部所在地集結待命。一面准备去找第三师师长陶峙岳等商对策，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这时，忽聞蔣介石的总司令部也于昨夜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办公。我初聞此訊，以为济南情况正值十分严重，总部亲来頂住，乃是好事。继而想到統帅部处于日軍枪口之下，已陷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还会給所属官兵以中日两軍可以和平相处的錯覚，从而松懈战斗意志。因此，我立即赴总部去見蔣介石，除了大略談了一下从徐州北上以来的重大事情以外，着重說明了商埠日軍作战部署的严重形势，提醒蔣特别注意。乃蔣听了我的話以后，竟处之泰然。他說：日本参謀本部派有佐佐木中佐为联絡参謀，和总司令部同車到来，已令其向日軍司令部交涉，撤除其阻碍交通的工事。当时我的印象是：蔣介石并沒有意識到中日民族間的矛盾和日本出兵济南的企图是怎样一回事。他好像还是同住在上海租界一样，有了帝国主义軍警的保护，就可高枕无忧。不过，我又以为佐佐木中佐既是日本参謀本部派出，那末，他就有权和任何一級日軍部队长交涉，且看他交涉的結果怎样。当天午后，日方放出了和平妥协的空气。我到普利門外視察，看到日軍果然在撤除其在緯一路和緯二路地区所設置的障碍物。因此，我也誤认为日軍已經改变主意，放弃武装挑衅。并由此而联想到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华盛頓会議日本在英、美压力下归还山东半島的一段历史。現在，英、美的国际压力仍然存在，而中国的形势也有了新的变化，日本政府改采溫和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有了这种幻想，我对当时的危急形势，也是抱着乐观态度，专待五月三日参加总部会議，以便按照新的計划继續北进。殊不知就在五月三日这一天早上，日本軍国主义者在济南的武装挑衅就爆发了。

China

二　日軍在济南挑衅及其一系列的暴行

日本軍国主义者既然要阻止国民党北伐軍渡河北进，以便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来实現其分裂中国的企图，那末，乘国民党北伐軍尚未渡河之前在济南发动軍事挑衅，这是必然的步驟。所以日本侵略軍最高指揮官福田师团长知道蔣介石已迅速于五月一日夜間抵达济南，他就着了慌，不及等待胶济鉄路的修复，便率領該师团主力由龙山徒步行軍，二日午前赶到济南，并在当天晚上就完成了出击准备，在三日午前九时，就向靠近日軍駐扎的国民党第四十軍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动了攻击。这时碰巧第七团的团、营长都去师部开会，群龙无首，突遭袭击，以致未能进行有組織的抵抗，因而这两个营損失非常慘重，特别是第二营的官兵，不是被敌人用刺刀杀死就是被俘虏，全部都被歼灭。該团团长王校腾因为事前沒有执行我叫他轉移駐地的命令，故遭此慘敗，自知責任重大，就在事变的当天逃跑了。这次日本侵略軍所以选择我四十軍部队作为攻击对象，不仅是在軍事上要排除靠近他的障碍，以便展开全面攻势，尤其是在政治上还有一个极其恶毒的阴謀。就是：要把它这次在济南的武装挑衅塑造成为英、美等帝国主义者在一年前砲击南京事变的重演，以便向国际上宣传，說各国过去搞的南京事变是由于贺某的四十軍紀律不好所造成，这次济南事变同样是贺某的四十軍紀律不好所造成。企图以此来欺騙世界輿論，并緩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它的矛盾。

由于日本侵略軍向第四十軍第七团第一营进行了突袭，引起了敌我在商埠的全面战斗。四十軍第三师的主力和四十一軍第九十二、九十三师都进行了有組織的抵抗，特别是九十二师，因为方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振武担负了卫戍济南的任务，該师被指定为卫戍部队，預先作了战斗准备，因而对于敌人的挑衅进行了頑强的反击。此时敌人受着我优势火力的制压，躲在工事后面抬不起头来。日軍福田师团长看到形势不好，知道再继續战斗下去，可能激起我軍正式对之作战，对它极为不利，乃改变办法，派間諜佐佐木中佐进城，恐吓蔣介石下令停火。佐佐木于下午二时許跑到蔣介石的司令部大叫大嚷，硬說我軍欺負日方兵少，发动了这个战斗；揚言日本国內正在动員，如果继續打下去，日中全面战爭必不能免。蔣介石本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早就作了屈从妥协的打算，現在听了佐佐木的說言欺瞞，对日軍发动的突袭，竟怀疑是衅由我起。因此，他立即接受了佐佐木的要求，派了十个參謀传令班，打着命令停火的白旗，阻止我軍向日軍射击。入夜又严令我軍駐在商埠的部队全部退出。他完全落入了福田的圈套。这就是日本侵略軍五月三日在济南发动武装挑衅的主要情况。

日本侵略軍在发动武装挑衅的过程中，大肆屠杀我国軍民。凡是日軍所至之处，我軍官兵无論是在馬路上行走的，在商店购买东西的，在澡堂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負了伤不能行动的，几乎都遭杀害。尤其慘无人道的是残杀了許多非战斗人員。例如：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員会外交公署兼山东特派交涉員蔡公时以下职工十七人，都慘遭屠杀。事后据唯一逃出来的张姓工人証实，日軍在杀害蔡公时以前，先割去其耳鼻，然后加以枪杀。此外，日軍还炸毁了我济南的无綫电台，事前未提出警告，以致該局职工大多被炸死；在济南邮局避难的許多居民被日軍作为俘虏，綑綁毒打。这些，都是五月三日发生的事。四日我軍已退出商埠，日軍借口屋內有人放枪，挨家挨戶进行搜查，又逮捕了很多居民，誣指为便衣队和

China

刘黑七(即刘桂棠)部匪軍，大肆屠杀。日軍对于被拘捕的我国居民則用绳子或鉄絲綑綁，不給食物。日軍还唆使其居留民义勇团尋仇报复，平日有过反日言論或取締过日貨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也被杀害了許多。据事后統計，这次被杀害的中国軍民总数达三千六百二十五人。日本駐济南領事西田在暴行发生几个月后向中外記者說：这次中国方面死亡达两千多人，这个数字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

三　日本軍国主义者玩弄的政治欺騙

日本軍国主义者估計到，他們出兵济南的侵略行动，直接和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冲突，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干涉；同时深入我国内地作战，在軍事上要以最少的兵力去战胜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因此，他們一面发动武装侵略，一面玩弄了一系列的花招，綜合他們所作的勾当，可以归納为下面三点：

(一)日本軍国主义者为了隐蔽它的眞实侵略的意图，极力把它这次出兵說成和一九二七年美国的砲击南京、英国的出兵上海，同样是为了保护侨民。当它发动武装侵略之初就声言，我的第四十軍有部分部队到了济南，搶劫了日商财产，杀害了日本侨民。捏造这一謊言，作为他們出兵济南的"正确理由"，并曾发动日本报紙对我大肆誣毁，把我所率領的軍队描繪得簡直不成样子。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时不仅日本进步人士不相信，就連日本陆軍巨头宇垣一成因看到日軍警备区和所謂搶劫地点的接近，也在他的日記中写道："这种宣传不可思議。"日本軍国主义者发动这一宣传攻势，是为了掩飾自己的侵略罪責，瞞哄美、英帝国主义者，从而緩和他們之間的矛盾。其次，是愚弄国民党的腐朽軍人，使之放松警惕，麻痺斗志，不战而屈。后来张群从日本带回这类报紙，蔣介石

China

即免除了我的軍职，以此去討好日本軍国主义者。

（二）日本軍国主义者歪曲事实，把他們在济南发动的武装挑衅，說成是偶发事件。事实是这样：五月二日，蔣介石通过日本間諜佐佐木向福田要求拆除商埠工事，以免妨碍交通。福田对此故意避不作答，而将責任推到下面，說这是地区守备司令所作的，要由斋籐旅团长去处理。斋籐对蔣介石的这一要求，竟滿口答应，并以此来表示他們願意同国民党北伐軍和解。这时日本的宣传机构，在将要对我四十軍诋黑以前，竟对国民党北伐軍贊誉了一番，說"华軍紀律很好，对日軍并无敌意，所以斋籐願意拆除工事，与华軍成立和解"。在济南事变数月之后，上海組織的中外記者到济南視察时，日本駐济領事西田竟还以五·三事变目击人的身份說：日軍接受蔣介石的意見，于二日拆除了工事，济南問題本来就和平解决了的，万不料因此而招致了中国兵对日本的輕視，因而爆发了这个不幸事件。还說什么賀耀組以大官而竟逃走了，等等。西田的这一套胡言，是抹杀不了客观事实的。日本軍国主义者自己发布的文件就給予了有力的駁斥。日本报紙所印的文件曾刊出五月三日日軍第六师团在济南附近的战斗要图，是日軍战斗开始后向其上級指揮官报告的文件，附印在所謂第一部济南事件宣传冊子上。这张图說明了日本侵略軍在发动武装挑衅开始后約两小时內的兵力配备和它向我軍进攻的实况。从当时日軍的位置看来，他們都是在二日从原来守备区拆除工事的路口山来，向第四十軍第三师第七团的一个营进攻的。它彻底証明了日本軍国主义者所发动的济南事变，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計划的武装侵略。他們在济南商埠的拆除部分防御工事，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达到其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罪恶目的。

China

(三)五月三日上午八时，即日軍发动武装挑衅的前一小时，日本駐济領事西田領着日本天津駐屯軍队长小泉和几个參謀人員，到了城內蔣介石总司令部，装扮成很"友好"的样子，詭称辞行。他們說："济南現在已經沒有事情了，小泉即将率部回天津，我(西田)也要去北京跑一趟，特此来向你們辞行"，等等。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偵察城內我軍有无作战准备，同时麻痺蔣介石，使之不加戒备。当"辞行者"刚刚离去，侵略者的枪声就响起来了。日本軍国主义者在发动武装挑衅以后不久，又指使"日本居留民义勇团"打着白旗，到城內外我軍駐地沿途叫喊："不要惊惶，只是誤会，弄明了就会解决的。"

四　蔣介石糜溫北伐及其与馮玉祥在党家庄的会談

蔣介石在背叛革命后举行的第二次北伐，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內建立反动統治，以便进一步反共、反人民。在北伐的过程中，我曾經起过"助桀为虐"的作用。原来蔣介石在济南事变中給日本軍国主义者吓破了胆，不敢继續渡河北进。蔣給第一集团軍所属各部下达的命令是全軍向南方撤退。当时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第一軍团的第一軍和第九軍，亦即蔣的嫡系部队，全部退至徐州；第四軍和新二十七軍退至兗州；总預备队的第三軍朱世貴师退至泰安；我的第三軍团(不包括新二十七軍，退至党家庄、泰安之間；第二軍团陈調元部退至长清以西。只留第一軍李延年团和第四十一軍邓殷藻团守济南城。蔣介石所下的这个退却命令，于五日晨二时送到我的总指揮部。我看了这个命令以后，大为震惊。当即写了一封信給楊杰，間接提醒蔣介石，希望蔣改变主意。信中首先說明日本政府的目的是要阻撓中国統一，以便分而治之。接着指出日軍

China

在济南的举动，系錯誤地估計中国軍队非控制津浦鉄路就不能前进。不了解北伐軍既无重兵器，所需运輸力量有限，粮食可經运河輸送，离开鉄道仍能进軍。最后說到、张学良早已表示，只要南軍渡河向天津前进、奉軍即撤出关外、促成国家的統一。否則他們不能允許閻、馮爭夺京津地盘。今我全軍向南撤退，只是无端放弃統一机会，恰恰是中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阻撓北伐、分裂中国的詭計。不仅北伐不能早日完成，而且山东日軍的撤退亦将遙遙无期。这封信送去不久，蔣介石約我进城开会。会見楊杰，他告訴我，他們已經开过会了，决定改变命令，以陈調元的第二軍团，我的第三軍团和方振武的第四軍团渡河北进。第一軍团則因已經开始南撤，所以第一軍和第九軍仍退徐州，第四軍和新編第二十七軍仍退兗州，第三軍第八师仍退泰安云云。此时我意識到，蔣介石仍把他自己的和亲近的部队南撤，而只叫和他关系疏远的部队北上，心中另有鬼胎，但是有了这三个軍团北进，也能迫使奉軍向关外撤退，达成全国統一局面。后来第二軍团于五月五日以主力由济南以东渡过黄河，第四軍团的三十四軍和四十一軍則于同日由洛口渡河；第三軍团（缺新二十七軍）与第四軍团的高桂滋部則分别于七日自齐河渡河。虽然因粮食缺乏，行动困难，但渡河北进的各个軍团都很快就接近天津，給奉軍的撤退以严重的压力，閻錫山、馮玉祥的部队也迅速进占了北京。至此，北洋軍閥政府就宣告垮台，蔣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在关內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

当时日本軍国主义者的武装挑衅仍然是继續进行着的。当我第三軍团渡过黄河的时候，曾有日本飞机低飞偵察，高桂滋部队渡河时，还受了日軍騎兵的騷扰。因为我軍各部都能鎮定应付、毅然北进，不为所动，故敌人的牵制阻撓未能得逞。但在五月八日日軍

China

向我留在济南城内的部队发动了攻击，济南城当天就被攻陷，同时占領了济南附近的党家庄。

当蔣介石决定放弃继續北伐計划，下令全軍南撤的时候，經我的极力反对而变更他原来的决定，使北伐軍得以繞道继續北进，从而使蔣介石的反动势力伸张到平、津，最后結束了北洋軍閥政权的統治，这对此后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对于击破日本軍国主义者阻挠北伐，扶植傀儡政权，控制华北的侵略阴謀，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北伐的行动，为蔣介石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反动統治提供了有利件条，因而又起了助桀为虐的作用。

在这里还要附带談一下蔣、馮在党家庄会談的情形。我于五日上午十时左右，从济南城内回到了党家庄，这时馮玉祥的专車早已到达了，我即往車站迎接，午后三时許蔣介石在其总司令部高級人員的陪同下也到了党家庄，蔣、馮就在我的总指揮部晤見了。馮除少数卫队外，未带随員；同蔣一齐来的有：楊杰、张群、黃郛、蔣作宾、楊永泰等人。蔣同馮主要談到第一集团軍今后的行动，盼望馮玉祥会同閻錫山速攻北京，把奉軍赶出关外。馮玉祥同意担負起这个任务。馮对日寇占領济南不甚重視，说："只要我們占領京、津，組織統一政府，日軍非自行撤退不可。"当时馮的态度就是这样。蔣、馮在我的总指揮部盘桓了一天，当夜馮玉祥宿专車中。六日晨馮离党家庄回开封。蔣介石則乘专車南下．他的总司令部一直撤到徐州去了。

五　日本軍国主义者的最后猖獗与蔣介石的卖国外交

前面說过，日本軍国主义者在济南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进行

China

了一系列的政治欺騙，使得媚外成性而又昏庸无知的蔣介石还对侵略者存幻想，在济南事变发生后連續派遣代表請求日方停战議和。五月三日派黃郛、陈輯，四日派熊式輝，五日派赵世暄，六日又派王正廷、崔士杰，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結果不是碰壁而回，就是不得要領。到了五月六日以后，情況更加恶化。因为：一方面国民党駐在济南附近的軍队大都撤退，仅有两团人呆在城內；另一方面日方由大連增調的第二十八旅团和一部分空軍已經到达济南，同时在日本国內新近动員起来的第三师团也已經完成了战时編制，随时可以調来作战。所以日本軍国主义者更加猖狂，竟借故扩大事态，于五月七日早上突然宣称：济南商埠鉄路北面"坟起"的土堆下面发現有日本侨民尸体九具，另在其他地方搜集了三具，一併送往日本医院检查。当其检查时，还邀集了駐济南的英、美、德三国領事作見証。日軍首脑福田就以此为口实，于七日午后四时向蔣介石提出了最后通牒。这項通牒系交給赵世暄轉蔣介石。赵当場要求福田延长答复时間被拒絕。通牒的主要条文如下：

一、南軍須离开济南及胶济鉄路沿綫两側二十华里以外。

一、南軍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排日行动。

一、对騷扰及暴虐行为有关之高級武官处以严刑。

一、解除与日本軍抗爭过的軍队的武装。

一、駐张庄、辛庄之中国軍队須在二十小时內撤退。

以上限二十四小时以內答复。

从上面这个通牒的內容看，日本軍国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要迫使国民党北伐軍离开济南和胶济鉄路沿綫，以便由日軍全部控制济南，并确保其与本国交通上的安全。事实上国民党北伐軍已經不是向南撤退，便是繞道北上，济南城內仅有两个团的兵力。这

China

就是說，蔣介石事前已經基本上按照日本軍国主义者的意图办了。只是日方还不了解情况而已。因此，蔣介石接到日方通牒以后并不感到为难，旋于八日上午派熊式輝、罗家伦二人前往日軍司令部作了圓滿的答复。答复的內容如下：

一、免賀耀組职。

二、济南及胶济鉄路二十华里以內不駐华兵。

三、被解除武装之华兵及武装速行遣还。

四、使济南城內的华兵安全退出城外。

五、不許便衣队入济南城。

这說明蔣介石对日本軍国主义者所提出的主要要求都接受了。但是驕横的日本軍国主义还感到不滿足，福田对蔣介石的答复表示拒絕，說必須无条件接受才算有誠意。接着日本內閣的头子們也对蔣的答复表示不滿，竟于福田所提条件之外另加了两条：(一)要求蔣介石謝罪；(二)处罰方振武。他們并且不等到蔣介石的答复，便按照預定計划于八日上午进攻济南城，实現了他們軍事上的全部目的。这里最使人气憤的是，昏瞶糊涂的蔣介石竟然无恥到这种地步：摆布由人摆布，卖国我自为之。就是不管日方行动如何，他自己还是忠順地履行了上述答复的条款。五月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山东兗州举行党政联席会議，蔣介石、譚延闓、李烈鈞等都出席，决定将我免职，派方鼎英继任第三軍团总指揮，派谷正伦继任南京卫戍总司令。我就憤而去上海作寓公，閒住了一段时期才又回到南京政府任职。

日本軍国主义者这次向我国山东济南发动武装侵略的罪行，总的說来，还是失敗了。第一、阻挠国民党北伐从而控制我华北的目的并沒有达到；第二、日本和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間的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